

远在海南的小车每到月底，都会在微信里发布一次他当月所读的书目，看到长长的书单，我总是钦敬有加，在这样一个已经很难让人静下心来阅读的时代，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可以天天手不释卷，这几乎是有些不可思议的存在了。

当然，小车能每日里阅读，与他的工作也有关系。他老家在陕西咸阳，是在海南读的大学，毕业后，喜爱阅读的他找到了一份国营新华书店的工作，所以他选择留在了海南。显然，阅读对于一个善于思考的读者来说，其影响力会是巨大的。从小车不断发布的书单里，可以具体地感受到人文精神是如何一丝一丝地滋养着人的心灵，权钱膜拜是怎样一次次地沦落到不齿的境地，而悲悯情怀是何以一点一点地划燃起前行的灯火。的确，小车的胸怀和视野日益开阔起来，三年后，他辞掉安稳的工作，去了一家民营书店，而且还离开海口，来到了偏远的乡村——那家民营书店希望将阅读深入推广到少数民族居住的农村地区。

就这样，小车成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鸭坡村“盒子书房”的“店长”。盒子书房恰似其名，造型就是简单的小盒子，可别以为这是粗糙简陋的，恰恰相反，小盒子有着精致的设计，一如温馨的小家。鸭坡村的盒子书房有五个盒子，每个盒子的外观不尽相同，有的是木条，有的是竹子，有的有落地，有的悬空；每个盒子都有自己的名字，有的叫“哲学家”，有的叫“艺术家”，有的叫“生活家”，其实就是图书的分类，明明白白。看上去简朴的盒子，一旦走进，现代感扑面而来，不管是书架还是饰柜、桌椅，无不时尚而新潮。有意思的是，每个盒子还可以住人，含有民宿的概念，可让爱书的旅人在此驻留。一个盒子的外墙上这样写道：“外物之味，久则可厌；读书之味，愈久愈深。”

说是“店长”，其实小车是“光杆司令”一个，什么事都要自己做，忙得不可开交，但是，比起先前的按部就班，一眼看到老，现在的工作倒是让小车觉得更有创意，有更多的可能性，因为未知，所以新鲜，可以想象和探索，从而让人焕发出跃跃欲试的活力。虽说小车是“最孤单的书店员”，但他没有时间寂寞，当他按着自己的理解，策划一个个主题书柜时，他不仅在五个盒子之间倒腾来倒腾去，他还必须坐下来阅读，而且非但需要极大的阅读量，还要读深读透，不然无法有效地开展工作——没有什么比读书人做书店员更值得信任了，因此，他每月的书单总是让我大开眼界。

小车很热心地招呼村里的孩子到盒子里来，但那些孩子来了之后对书却不感兴趣，乱翻一气，倒是更喜欢利用五个盒子淋漓尽致地大玩捉迷藏。小车想方设法让他们安静下来，站到书架前，为他们打开一本的书，并告诉他们书里有他们从来不知道的更大的世界。孩子们渐渐地能坐下来阅读了，只是他们极少买书，小车干脆将所有的童书都拆去了塑封，全部摆放在用“树根人”装饰的书架上，那些“树根人”充满童趣，有的坐在高高的书架顶上，有的甩着长长的手臂在跳舞，有的则像太空人一样作星际巡游。不多会，盒子书房便成为村里的“少儿图书馆”了，每个孩子都可以在这里自由地阅读。看到孩子们津津有味地读书，小车觉得特别有成就感，那是因为他期望着能给孩子播下阅读的种子。

过年前，小车照例发布了“小车的书单”，在这份新的书单里，我发现有我写的儿童文学。小车同时给我发了微信：“您快到鸭坡村的盒子和书房来吧，到了晚上，可以在满天的星星下看书；而且，这里的孩子也等着您呢，您要是可以给他们讲一堂阅读课，那真的可能让他们一生难忘的。”我想，我没有理由拒绝小车的邀请。

字画送人有讲究

陈茗屋

写字画画也要讲究得体，疏忽不得。一位书法名家应一对新婚夫妇请，写了一张条幅。书法家选了宋人叶绍翁的一首七言绝句。这位诗人不太有名，那首诗的最后一句却是几乎人人都知道的，“一枝红杏出墙来”。

朋友的千金于归之喜，一位画家应邀出席婚礼酒宴，画家画了一幅画，裱好后作为贺礼带去。打开一看，一丛墨竹，白宣纸，裱头是白绫。

八年前，父亲百岁寿诞。我的朋友画了一幅墨竹条幅为祝。画得很不错，可顶天立地的长竹竿上面没有画全，像是折断的。竹子上面的空白处密密实实写满了歪七歪八的黑字，压得人透不过气。压头款，重重地盖在上面。裱头的绫子也是白色的。白纸黑画，我一次也没有挂出来过。幸好父亲寿数够硬，享年一百零五足岁，按一般的说法是一百零六岁了。按更从前的说法，享寿一百零九。前不久，香港饶宗颐教授逝世，有些报道是享寿一百零一，有些是享寿一百零四。

这种算法，从前谓之“积闰”。意谓百岁老人在一生中遇到过三十六个闰月，合起来是三年，因此比普通人家多了三年的寿数。

听说，百岁老人寿终正寝，在旧时代是当作喜事对待的。常会有人画了朱竹颂其生平。当然，贺人婚庆，祝人寿诞，竹子更是要用朱墨绘写的。



呀老爷子，您来得正好！”他有些糊涂：“怎么正好？我是去那边超市买东西。我昨天不是刚修了脚吗？”不免又说：“你抽烟呀？这可不是好习惯！”小封把抽剩的烟蒂扔了，说：“其实我只是偶尔抽一根。现在凡是有屋顶的地方都不让抽。我也戒烟，可有时候实在心里头憋闷，抽一口好像能舒服点似的。”他朝店门里望，见那三个修脚师都望着低头，一手握手机，一手划屏。小封叹口气说：“总是这么怪，昨天活儿忙不过来，今天简直没生意！”他就说：“你病好啦？祝你生日快乐！”小封忽然非常激动，像是要拉住他，吓他一跳，跟他说：“我要请您吃饭！”他更惊讶：“请我吃饭？为什么呀？”小封说：“昨天从一早，我就在店里跟大家伙说了，今天是我生日。我就盼着几位弟娃哪怕只有一个，跟我说一声‘祝你生日快乐’，只说我一句话，今天我就请他们全体吃个晚饭！可是，他们一个也没说那么一句！今天没什么生意，我又特意说了，我的生日，直到刚才，他们还是没人给我一句‘祝你生日快乐’，你知道吗？我父母都没了，两个姐姐都出嫁了，算是有个老婆又离了，我孤单一个，就盼句‘祝你生日快乐’，结果呢，只有您，您昨天跟我说了句‘祝你生日快乐’，没想到您又遇见了您，您又说了句‘祝你生日快乐’，这对我来说，好珍贵呀！我一定要请您吃饭！您不能拒绝我！您答应我！……”

他望着眼里冒出强烈的渴望火焰的修脚师，愣住了。

离他家不远的那家修脚店开张三个来月，他已经去修了几次脚，四位修脚师都非常年轻，手艺不相上下，服务态度也都还好，但是比较起来，那位来自甘肃的瘦高个儿，姓封的，记得自报过出生年头，是1990，其余三位都比他小，最小的那位问出来，是1995的。修脚师一边给修脚，他一边跟修脚师聊闲篇，几个小伙子都称他“老爷子”，相处挺愉快的。

那天他又去修脚，其余三位都已经做上了活儿，小封接待他。小封捧来灌好热水的木桶，先请他泡脚。开头他没什么注意，等泡完脚，小封把他左脚放到软凳上的不锈钢脚支上，他才发现小封戴着口罩，啊，老拾。旁边的顾客跟给修脚板的师傅聊天，问结婚了没，回答是：“我有女朋友了，两个老弟还小呢，就封哥结过婚。”小封就解释：“那不算！只领了证，没办里有呼噜声，他立刻敏感，事啊！”他懂，在许多农村，

认为只有摆了宴席才算结婚。小封就单跟他解释：“我为什么跟她又扯了离婚证呀？她偷偷把我存下的七万块钱拿去给她家，为的是给她哥娶媳妇，她哥有残疾……”说着眼圈红了。神仙也难断家务事，他却生出同情小封之心，安慰他说：“你的真缘分也许埋伏在前边呢。”小封就说：“明天我就二十九岁整了。不愿意娶寡嫂，哪个黄花闺女愿意嫁我这么个穷修脚的呀！”他忙说：“你明天生日啊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别灰心！毕竟你还是年轻！”

那天修完脚回到家，他赶紧用盐水漱口，又服用了一片可以增强抵抗力的维生素C泡腾片。过了一夜，身体并无不适，可见并没有从小封那里招上什么。回想起来，理解小封有小病还坚持给人修脚，前几次问过，老板包他们修脚师吃住，给些底薪，修脚师的收入，主要靠计件提成，如果有点头疼脑热就歇工，哪里还挣得到钱？病了一般就扛，小封两天显然有点扛不住，才花钱看病买药。对于他们修脚师来说，能多挣一点是一点，他头一次去，小封就力劝他刷卡，他买了张800元的卡，小封高兴得满脸放光，后来知道，谁劝顾客买了卡，可提成2%，小封为16元的提成竟欣喜成那样！但愿小封这次能很快康复。

第二天傍晚，他去超市买东西，路过那修脚店，发现小封穿着羽绒服，站在店门外，仔细观察，是在抽烟。两人自然互相招呼。小封见到他高兴地说：“哎

耳顺”，就是说，耳的功能已经通顺自己以及他人的心理。故能听他人之言，即知他人之意。古人说：“心与耳相通，故曰耳顺。”

“耳顺”，还指顺耳之言听得进，逆耳之言也听得进。好话、坏话都听得进，能辨明其是非曲直。胡适说：耳顺是能容忍“逆耳”之言，听“逆言”不觉得“逆耳”。人到了六十岁，遇到过许多坎坷曲折，能做到遇到麻烦不激动，能冷静地思考问题，使自己的情绪顺应环境，不暴躁、不气馁、不悲伤、不退缩，宠辱不惊。

“耳顺”，看透了人生，看透了生命，看透了名利。“耳顺”，要有足够的自信和从容，走过了人生的三分之二，犹如戏剧高潮已过，还有什么不能坦然自得？“耳顺”，是一种精神状态，是一种自我修养。“耳顺”，是一种待人之道，是一种生活方式。“耳顺”，不是倚老卖老，更不是为老不尊。

不过，现代社会科技进步了，医学飞速发展，人的寿命大大延长。60岁，不能说是严格意义的老人。当在上海，60乃是小弟弟，活到70多来兮，年过80不稀奇，活到90数不清。上海的百岁老人已超过2000名。

修脚师的生日

刘心武

不行，你可别招上我！”小封就解释：“我没大事。其实我已经好了。我鼻子以前就老爱呼噜，是慢性鼻炎，不传染人的。”他便不像往常那么放松地享受修脚，跟小封说：“今天你快点吧。”他右脚大拇指有半块是灰指甲，小封还是很耐心地给他收。旁边的顾客跟给修脚的师傅聊天，问结婚了没，回答是：“我有女朋友了，两个老弟还小呢，就封哥结过婚。”小封就解释：“那不算！只领了证，没办里有呼噜声，他立刻敏感，事啊！”他懂，在许多农村，

说「耳顺」

王涵



走近考古人 (版画) 李培华

茭白又称茭瓜。“芒种”时节，黄梅雨下，滴滴答答，茭白吸足了水，热烈膨胀。膨胀的茭白有如玉瓜，剥开，洁白光滑，凝脂一般。

茭白古称“菰”，作蔬，可口，古人曾用“甜滑”一词赞誉其口感。为了这一口，有人官都不想当了。《晋书·张翰传》载：“翰因见秋风起，乃思吴中菰菜、莼羹、鲈鱼脍，曰：‘人生贵得适志，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！’遂命驾而归。”张翰是吴江人，吴江乃笔者家乡，别号鲈乡，出产“太湖三白”，水灵灵的时蔬“水八仙”中，茭白风姿绰约。

鲜嫩的茭白，原味为“酱蒸”。黄豆瓣酱，当年农家自酿；茭白往饭镬上一擢，饭菜一锅熟。还有一法，茭白滚刀切，直接放在稀酱碗中蒸，情形如豆腐干炖酱，滋味似乎更上一层。不管怎样，“酱蒸”的茭白必须鲜嫩。吃起来甜津津，嫩生生，滑溜溜，还有一股纯正的鲜爽味。那时农家灶房都置一口大水缸，每天清晨，水缸中贮满清水，带水打回的茭白，一时吃不完，手巧的农妇就把最娇嫩的几茎剥白了，投放水缸中暂存，此谓“养”。

“白露”中秋还姗姗来迟。刚上市的茭白，简洁烹饪法，一油焖，一炒。油焖茭白是改“酱蒸”为油爆酱油焖，加入适量糖，旨在“鲜甜”，别有“腴滑”体验，滋味圆转。炒则花样多，最常见的是茭白炒肉丝，惹眼的是杂以红椒、青椒作“炒三丝”。九月青毛豆鲜而糯，“白露”微寒，晚茭也特别鲜而糯，一碟茭白炒毛豆子，中秋夜小酌赏月，别有情致。茭白

茎，开花如苇。结实长寸许，霜后采之，大如茅针，皮黑褐色。其米甚白而滑腻，作饭香脆。”

如果说茭白之可口在滋味“甜滑”，那么菰米之诱人在做饭营养而“香滑”。“秋菰成黑米，精凿传白饭。”菰米在先秦，身价不俗，“凡王之馈，食用六谷”。唐宋时，尚被视作美味珍馐，时现大诗人诗中，如李白“跪进雕胡饭，月光素盘”，杜甫“滑忆雕胡饭，香闻锦带羹”（笔者注，锦带羹即张翰所言“莼羹”）。之后，泽国南方人口激增，产量不高且不易收获的菰米淘汰出局，只赚得南宋诗人陆游一声感叹：“雕胡幸可炊，亦有社酒浑。”

中华饮食史上，黄豆化为豆腐是了不起的创举，而菰米变身为茭白，也是舌尖上的涅槃。两千年前“菰”遍植的湖州曾名“菰城”，今天与时俱进的河姆渡遗址所在地被命名为“中国茭白之乡”。文化的延续，投影在一株水生植物上，竟亦如此奇妙。

责任编辑:贺小钢

宽菜多野生，板结的荒地上，如独行侠，身上长刺，顶上垂纓，蓬头垢面，热火朝天。

植物中的蔬菜

李时珍云：“雕胡，九月抽